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五

丁巳殷高宗武丁元祀王宅憂甘盤為相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經世曰高宗踐位甘盤為相

履祥按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甘盤然則高宗新政蓋甘盤為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於冢宰以有甘盤為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於外史謂其自為太子

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聳其德達于神明蓋學于甘盤舊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為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權高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傅說而相之云

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傅說以為相總百官資學于說

說命上篇曰王宅憂亮陰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

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為過於禮故諫之其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於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為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為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賚予良弼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

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虢之間地名傅巖澗水壞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所夢者類說名也不知其姓蓋以地為氏云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愚按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忽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心身不修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於亂無它不以身心為急也管仲姚宋亦昧所本難以語此高宗得傅說為賢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論拳拳於沃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為高宗之知所本也

命之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終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汝作礪蓋思而有所未通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思而未能遽至自以為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為竭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工

之辭非泛喻也故總以啓乃心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漑滋長之妙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遂也此皆用工之辭非尋常語惟暨以下則期其成功以終之

説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命説之辭皆曾用功之語言之痛切而説之復王其辭反若緩而不切者此必有見於高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徹視羣臣又非甘盤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仗也故常反求諸已而思之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略于人説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箴高宗以聖期高宗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資必可以聖其它皆不遺餘力矣

○中篇曰

中篇傳説承總屬之命故陳立政之要下篇傳説承資學之命故陳

為學之方惟說命總百官命之以總百官此相職也相之職固在于統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相固有常職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作相而復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篇多以惟起語蓋古人歷舉之辭也建邦則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則臣民之標表也君雖為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君之法式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舍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敘皆憲天聰

明之事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言輕則起羞辱之患阻兵之機萌則生戎狄之心衣裳命服所以褒善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褫之亦已褻矣干戈所以討亂不可輕動也于在躬之時則謹之已命將出師雖反之亦已黷矣此四者皆政令刑賞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允玆克明矣然於甲胄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傅說蓋慮其輕於用兵也其後鬼方荊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猶譏其憊說蓋先見之矣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皆聰明憲天之事工文既言承以大夫師長雖其本原在君心之標表而擇官亦不可不謹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則六卿百執事爵則

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以亂呉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理之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則當乎是而後可動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傅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言異而功同知道者當默會於此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繼矣舉事之善固貴惟時然事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啓寵亦一不善之動也過未善也遷其未善以從善斯得矣恥過而遂非則惡矣故兼戒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處也止于善

之謂也政事而各處其當則政事醇美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於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祇所以為褻非盡善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旨哉歎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它人觀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也服行也謂惟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說又贊其行也謂凡得於言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今王信而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允協於先王成德矣惟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

宗知之之工已至故說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說必先以致知告之矣○前儒疑說命中篇羣言無統必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文而王惟戒茲四語乃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章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為一章章凡三節以憲天聦明為要自慮善以動至事神則難為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為要夫憲天聦明王道之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真要旨微言而歷舉庶事以為目耳傅說之言真有旨哉○下篇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蘇氏謂遯于荒野以下謂甘盤也宋子初嘗取其說蔡氏據國語謂宅河徂亳高宗自謂也然據君奭則甘盤嘗為相葢甘盤舊臣相武丁於初年其後復政引退再求之入宅于河三求之自河徂亳老于采邑也此言為學之始與廢學之

因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此高宗資學於傅說也范氏曰作酒者麴多則苦糵多則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愚謂教學之道貴擇乎中徼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若糵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糵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說曰王句林氏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

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世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此論為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猶云低心下意入事理之中細思之也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為學之道惟此二端厥脩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溫故知新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教人無非為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傳說始工夫極為精密履祥按斆學半之云自學記即以為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

而子王子以為此章方言為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懸虛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達中而傳說導之卒就乎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助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教但于稽古講明格致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斆學之半也是以傳說於其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即思也思學之功交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沉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

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文之學造其理也此履其事也學至於監成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傅說布其風教然必輔吾德以至於聖則始可以厭滿人心之望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

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保衡伊尹官稱也上言良臣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志以勉之工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慊以勉之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傅說亦不容不自任矣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甲子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按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三祀己丑歲卦皆既濟也又運卦為需世卦為旅二卦外卦又為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既濟之三曰

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為震以三十六宮言之既濟之三反則為未濟之四故

又以震言之今附此年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傳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

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傳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正固則吉而悔亡不正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正固如是○愚按殷自中微外裔為患當是時古公亦方為獯鬻所逼其勢可知故高宗鬼方之伐至於三年其勢又可知也非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離用兵於既濟之後則不能三年勝此勞非傅說柔而能剛正固不變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既濟九三既濟而用剛高宗出師以之未濟九四以能濟之才○殷武篇曰撻彼殷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傅說以之

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集傳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荆楚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集傳曰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集傳曰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

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集傳曰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它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集傳曰商邑王都也翼翼整勅貌極表也赫赫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集傳曰景山名商所都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履祥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歌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疆宇之患莫有大於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於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方者馬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揉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荆楚每為朝廷大患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號為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為東南方之大國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州東矙陳蔡此所以易為朝廷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荆楚為國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於岐周而其風化行於江漢泰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爾然則荆可以掎豫矙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無逸篇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禮記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

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商頌𤣥鳥篇曰天命𤣥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集傳曰𤣥鳥鳦也春分𤣥鳥降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集傳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集傳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交龍之旂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

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集傳曰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集傳曰假與格同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同義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履祥按玄鳥之詩蓋大祫始祔高宗之詩也

丙辰祖庚元祀

三祀祀高宗據大紀係玄鳥殷武之詩於三祀以為祀高宗今據史記附高宗肜

日

書曰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蓋高宗之廟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序言湯廟者非是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王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畤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言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史記曰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

之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履祥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已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述高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傅説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敘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繹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豊於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

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為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癸亥祖甲元祀

甲子二祀

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亶父之子季歷生子昌

大明之詩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集傳曰摯國名仲中女也

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集傳曰小心翼翼敬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晉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韋昭曰豕牢廁也少溲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史記本紀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

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世家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愚按太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卜耳

○論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集註曰至德謂

德之至極無以復加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或問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履祥按詩稱至於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輙有異志况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太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啟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况因周邦之舊而為之它日商周

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遜也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遜謂終以天下遜也路史謂太伯遜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遜蓋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其說亦通今存之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鄭康成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高宗以祖甲為

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不以為義而逃去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也 ○蔡氏曰按漢

孔氏以祖甲為太甲盖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孔氏見此等記載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

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

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曁小人作

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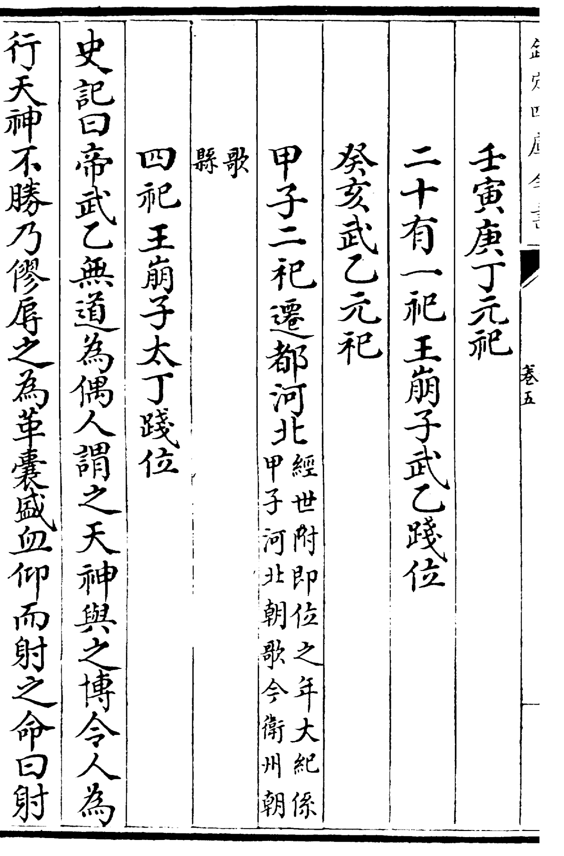
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

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

世次歴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别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説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帝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丙申廩辛元祀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壬寅庚丁元祀

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踐位

癸亥武乙元祀

甲子二祀遷都河北經世附即位之年大紀係甲子河北朝歌今衛州朝歌縣

四祀王崩子太丁踐位

史記曰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

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丁卯太丁元祀

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三祀王崩子帝乙踐位

庚午帝乙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受王命為牧師

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

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為侯

伯

東漢書曰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命為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大紀曰太丁元祀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為侯伯。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外紀同

履祥按世紀竹書載太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其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歷不同古書固有以事計年者則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為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為侯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爾

七祀周公季歷薨大紀曰壽百歲子昌嗣

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賈唐曰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也愚按八士南宮氏而下文又曰南宮當考而咨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韋昭曰南宮括也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

韋昭曰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史記曰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鬻子名熊事見鬻子書劉向別録曰辛甲殷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周召與語賢之告於文王親迎之以為公卿封于長子。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生子發

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周禮食劑視春時羮劑視夏時醬劑視秋時飲劑視冬時寒暖之節此類是也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大紀曰昌為世子娶於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妬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興也太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為世子世子師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

焉西伯有疾世子不說冠帶而養西伯一飯世子亦一飯西伯再飯世子亦再飯次日旦旦師於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后殷周千餘年中明天子賢后妃盡道於宮壼化行乎天下為世歌美者有矣逮孔子删詩於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所謂周南之風是也。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絃以為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

盛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葢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爲之配宫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幽閒貞靜之德作關雎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葢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作葛覃文王當朝會征伐之時

或羑里拘幽之日后妃思念之作卷耳后妃逮下而無
嫉妬之心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作樛木后妃不妬忌
而子孫衆多衆妾歌之作螽斯此五詩者皆后妃之德
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
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
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
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
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

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至此后妃之德固不可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誤矣

右周南國風諸詩朱子序說云爾一洗衛宏詩序之訛陋矣履祥按墨子書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事於兎罝之詩辭意最為脗合詳此詩必為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赳赳約也與糾同為諧聲夫罝兎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約束之度此閎夭泰顛之所以為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曰季之取蕫鈇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况文王之取人乎閎夭泰顛為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為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與

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玁狁

逸周書曰文王五祀西距昆夷備玁狁謀戎謀武以昭威懷。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但采薇出車諸詩集傳以為時世不可考今不敢從衛序

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是為紂

呂氏春秋曰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

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外紀曰乙妾生微子中衍為后而生紂乙及后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以啓賢欲立為太子太史據法爭曰○大紀論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開闢制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足為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為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

天下也雖然大君天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於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此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矣

丁未紂辛元祀

史記曰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大紀曰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它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六祀西伯初禴于畢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

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

必樂已至必哀

八祀伐有蘓獲妲己嬖之

國語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韋昭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史記曰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在今朝歌城中而盈鉅橋之粟許氏曰鉅鹿水之大橋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

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諸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大紀曰廣沙丘之苑多為臺榭有璜臺瑶宫瓊室玉門建大宫連屬百里中設九市為百有二十日為長夜之飲設肉林酒池糟丘百姓嗟怨諸侯皆叛妲己曰此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作炮烙之刑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輙墮炭中妲己笑

十有一祀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羑里

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

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地里志曰河内蕩陰有羑里城）又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韓退之拘羑操曰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程子曰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

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曰退之琴操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朱子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卹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爲得其乎云

十有二祀西伯演易於羑里

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朱子曰大傳言河出圖聖人則之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心矣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蔽之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可見其真不妄矣。履祥

按大傳包犧氏始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其意謂伏犧止有八卦也學者多從其說至先天圖出始知包犧已重為六十四卦矣然大傳固明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八卦定吉凶八卦者天地陰陽自然方位非有吉凶也重為六十四而後定吉凶且說卦八卦相錯之云亦然況周官明言三易其別皆六十有四不知史遷云何而獨為此說也 ○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子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

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邵子曰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兊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兊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本也。履祥按子王子舊說謂先天圓圖自震至乾謂之數往而左方則乾一兊二離三震四自前而後以下轉謂之順自巽至坤謂之知來而右方則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後而前以下轉謂之逆然總一圖以序造化之運則自震四之復歷離兊之交以至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之姤歷坎艮之交以至坤八之坤而復生則其運皆當如右方之逆數耳此說雖與邵子朱子不同而按圖差易見今存之。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言文王蒙難於羑里而作易其為人心慮者如此。又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

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愚按此說經者之辭朱子謂多未詳者○邵子曰此卦位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工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邵子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

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朱子曰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

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易上篇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師貞丈人吉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来後夫凶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咥人亨泰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
貞大有元亨謙亨君子有終豫利建侯行師隨元亨利
貞无咎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臨元亨
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噬嗑亨利
用獄賁亨小利有攸往剥不利有攸往復亨出入無疾
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无妄元亨利
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
大川頥貞吉觀頥自求口實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習

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易下篇曰
咸亨利貞取女吉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遯亨小利
貞大壯利貞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
貞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
人貞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
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益利
有攸往利涉大川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
即戎利有攸往姤女壯勿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

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鼎元吉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歸妹征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貞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兌亨利貞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節亨

若節不可貞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此皆文王所繫之辭所謂彖辭也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葢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横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横圖是謂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

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為卯中則由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為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為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圓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圖者象天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

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属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掛一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竜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羑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天下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各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飜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則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圓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

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壯為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克土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后木氣發而為火焉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

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為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飜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飜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為至或曰卦體奇偶奇七而偶八彖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彖而不象則是揲蓍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

王之為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彖而已且以一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勿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二變則為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為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為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無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揚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説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

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于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朕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賛之曰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

之刑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専征伐

大紀曰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竭國中珍寳良馬使閎夭太顛來獻諸侯憂懼入見請昌葢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専征伐為西方諸侯伯按諸家之說不一亦多淺陋惟大紀所載於事勢為當今從之。大紀論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况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専征

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先儒不本經文推原義理而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為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帝而謂文王為之甚哉。

史記曰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

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歸西伯西伯滋大。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

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馬則虞芮之所讓也

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

史記曰虞芮之人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西伯得呂尚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

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說苑曰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東方朔又謂七十二乃設用於文武葢歸周二年而爲相也按諸書稱太公說者不一兵法首載尤淺而史記又謂文王囚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今以孟子之言與說苑之年爲正

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都於程

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集傳曰帝謂文王乃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文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援言舍此而取彼也歆羨言肆情以殉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

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可怒而怒之未嘗有所畔援歆羡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集傳曰京周京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履祥按逸周書有宅程之事其史記解又有畢程之號孟子所謂畢郢郢即程古文通或字誤也

十有七祀西伯伐者史記殷本紀作飢徐廣曰一作阮書大傳曰一年斷

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史記則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今從史記但史記係祖伊告紂之辭於伐耆之下則非是

甲子十有八祀西伯伐邘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

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

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集傳曰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史記崇

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因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良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墉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集傳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

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左氏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大紀曰崇侯虎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衷制祿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西伯伐之進軍其城下崇侯固守三旬猶不降西伯勒兵攻之滅之

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集傳曰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今在鄠縣杜陵西南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集傳曰王后亦指文王言也言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

維翰王后烝哉集傳曰公功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榦也

履祥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此文王所以都豐也與

西伯立靈臺

禮疏曰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也。周易乾鑿度曰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詩靈臺之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文王之為臺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靈臺易乾鑿度推紀之蓋為是也辟廱有二說一則莊子諸書謂文王作辟廱之樂一則諸儒多稱文王立學之名後遂為天子之學據詩意當是樂名然古人立學多以樂教豈以其教辟廱之樂故以辟廱名所教之學立學名瞽宗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義也靈臺之時文王未稱王也而庶民以王稱之蓋文王之什諸篇皆周公制作時追述發明先王之德多從追王之辭也○雍錄曰文王都豐在鄠縣豐水出終南山豐谷自鄠縣東行至咸陽而向北以入于渭豐水之西有豐宮長安志曰

其宮在今鄠縣靈臺靈沼靈囿皆屬蜀其地唐魏王泰括地志曰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是為武王

大紀曰西伯寢疾病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敎西伯薨葬于畢。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

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中庸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

丁卯二十有一祀 周西伯發元

歐陽氏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

訟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冐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

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稱十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無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夫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

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大紀意同

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

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自史記世家稱呂望窮困年老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然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

三十有一祀西伯東觀兵史記曰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于盟

津是時諸侯皆叛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天命未也乃還師大紀曰先是亳有雀生鸇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咸振名昌紂愈益輕肆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中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讒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紂怒而殺之葅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賤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囿囿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黿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為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於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而伯發戡黎殷人大震

西伯戡黎篇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蔡氏曰書中無戡黎之事史氏特摽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祖伊祖已之後也自其邑奔走告紂也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格人猶言至人謂諸賢也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既淫戲自絶于天故天之所以棄我商者以不安養其民以不虞度義理以不循典章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大命謂有天命者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言民若紂之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蓋殷民已望周師弔伐之來矣今王其如台言紂不復可君我也上章言天

棄殷此章言民棄殷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為天人所棄聞諫不悔猶自謂有生之初受命於天非人所能絕也泰誓所云謂已有天命是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歸而私議之蓋見紂不復可諫矣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于商邦乎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子王

子曰祖巳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彛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絶未絶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履祥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繼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邘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為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

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為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内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居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

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微子紂庶兄父師箕子紂諸父一曰親戚也少師比干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之名此微子憂悶謀于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忽爾也底致遂成陳列沈溺也

使酒行凶曰酗謂先王成功陳列于工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為體猶春秋書魯我也紂之不善衆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為之而敗亂不可救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此言殷之亂也自紂以沈酗敗德而其臣民相習為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紂自為逋逃主也淪喪之形不復可濟幾年有殷遂乃一旦喪亡於今日憂驚傷慼之意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其音箕曰者微子更端慮謀之辭也我指紂吾予自指也言紂為狂悖不可諫誨吾處家如迷耄之

人無能致力不恐坐視將逃遯于荒野然而二子無指告救亂之策一旦國家顛隮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屈子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可悲矣狂史記作往所以誤有歸周之說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此箕子答辭也自紂為不道災譴頻仍天毒降災荒于殷邦而紂復不知驚懼乃沈酗愈甚不知畏所當畏且咈逆耇長舊人之言此答微子沈酗敗德之語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祭天地曰犧祭宗廟曰牷一說色純曰犧體備曰牷牛羊豕曰牲天地宗廟之牲民得而竊之有司相隱將而食之無罪焉紀綱可知矣此答小大草竊等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

一多瘠罔詔 蔡氏曰讎斂若讎敵掊斂之也不息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殺民凡工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以敵而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息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此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災變耶我當起之而任其責蓋欲諫欲有為也商今日其遂止於淪喪耶我無適異國為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此為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問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箕子告微子當以出行為適我

舊所云反足以害子若王子弗出則紂忌微子長且賢微子已不可諫又疑箕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而敗國家隨以亡矣其實紂決不可諫箕子比干忠誠惻怛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犯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顛隮之禍矣此答顛隮之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以自通於先王而無媿於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殺而因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意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爾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集注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因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史記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史記又曰微子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又曰武王東觀兵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

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畢伐遂東伐紂晉書傅巽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愚按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履祥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

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矣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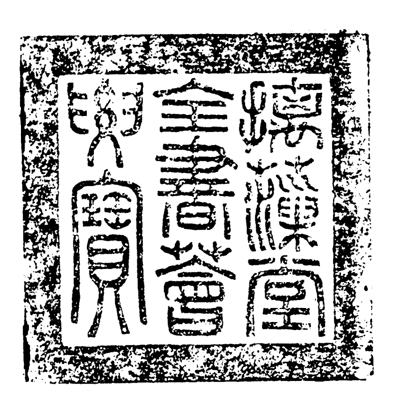
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絶紂也若微子則遯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蹤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因之為奴耳因而為奴如漢法兒鉗為城旦舂論為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閒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商亡

古史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載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循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

而諸侯内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寛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忍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

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及遠此二者又存乎後世之賢與不賢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